

Я. ШУР

飛躍中國

ШАГАЙ,

СТРАНА,

著 顧 叔 耶

БЫСТРЕЙ МОЯ

譯 畢 方

大衆書店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飛躍中的蘇聯

著 爾叔·耶

譯 壘 方



大衆書局

發行：**大眾書店**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甲201號

天津店：一區羅斯福路257號

上海店：(13) 中正東路3號

電 話：88047

電報掛號：550151

初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有版權・不准翻印

目 錄

第一章 統一的意志

機器之罪

貴於戰爭

談普通東西

第二章 三次戰爭與兩個世界

赤陶環遊世界

客人還是主人

怎樣加快速度

自己的道路

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原料

兩個世界

誰贏得勝利

第三章 新五年計劃

一張付不濟賬單..... 一五

最重大的問題..... 一六

黑色的和有色的..... 一七

我們的汽鍋間..... 一八

動力工廠..... 一九

走上富裕之道..... 二〇

我們的運輸業..... 二一

物質與文化建設..... 二二

第四章 科學與勞動的結合

地下瓦斯和可燃空氣..... 二五

電氣降下..... 二六

最近將來的技術..... 二七

創始者和繼續者..... 二八

我們的生產規律..... 二九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三〇

第五章 兩個世界的競賽

論普通人..... 三二

時間，前進！..... 三三

第一章 統一的意志

機器之罪

有一次，著名的美國發明家多馬斯·愛迪生爲了參觀亨利·福特的汽車工廠，他去拜訪了他。主人親自招待，請他先去看剛才運到廠中的鐵砂。他們一共費了十個小時，走遍了許多工場。當愛迪生離開工廠的時候，與他一齊到達廠中的鐵砂，已經製成了一輛嶄新的汽車，放在大門口了。

顯然，這是福特自己捏造出來，當作廣告的逸話。可是，福特也有不少事實，星期一收到的鐵砂，到了星期三晚間已經製成了汽車，由業務代理人交給顧主了。在生產中所用去的本錢，三—四天之間，連本帶利又回到福特的荷包裏來了。

福特工廠中所計算的時間不是分數，而是照秒數的。旋轉不休的機器專橫地管理着全體活的機器。

作家葉里夫和彼得羅夫二人描寫福特工廠中的情形寫稱：「在機器間工作的人們，顯出陰森和精疲力竭的樣子。工作吞沒了他們整個人，甚至想拾一下頭都沒有功夫。這不僅是肉體上的疲勞。他

們在精神上所受的壓迫，比這還要更壞。機器每天控制着他們，使他們精神恍惚，回家之後每次需有較久時間的休息，才能恢復神志，以便第二天又到那困苦不堪的地方去。」

還有更痛苦者，有些人緊張地貫注了全副精力，還趕不上機器的瘋狂旋轉。機器的鞭策和開除的威脅逼着工人們去拚命，而福特們却爲着競爭和金錢的渴望而拚命。爲了增加利潤，就不惜在活的機器上榨取一切，用來擴大、加速生產和減輕成本，竟使工人所做的工，超過他們的精力，而且還要減低工資。生產所耗去的成本愈低，則利潤愈大。

美國的福特們和歐洲的企業家崇拜着一個信仰的和真理的上帝——利潤。因此，他們之間不僅恐懼落後，並且想趕到前面去，打倒自己的競爭者。他們的世界奉行着豺狼的法則：落後就是失敗和覆滅，勝利就是繁榮和更大利潤。

生產的貨物很快地走上高峯，資本家的利潤也跟着迅速提高，而勞動大眾的生活水準却依然如故。這在美國稱之爲「繁榮」。但是，在繁榮的面前，可能突然發生極險惡的現象。貨物生產愈來愈多，大大地超過了基本顧主——成千萬勞動者——購買力之上。照福特們的良心，——也未嘗不知道他們的收支是始終不易相抵的。最後結果，貨物堆積如此之多，繼續這種無意義的堆積，工作本身簡直就是損失。

現在，面臨着突如其來的逆轉，危機，生產急速地下降。企業接二連三地倒閉，失業員工迅速增加，並普遍地減低工資，而這些更加深了危機。

一九二九年會發生過一次極險惡的危機。在春季，每個福特的業務推銷員一天幾乎能銷售汽車十

輛，一到了秋天，有人在一星期內能找到一位顧主，就已經感到滿意了。

福特緊縮了生產。千萬工人被遺棄在馬路上。福特本人對此是不會驚慌的。是的，他受到了損失，但最後的結果，他反而從混水中撈到了魚。因為，不是所有他的競爭者都受得住不景氣的襲擊，誰脆弱無力，不能等到再「繁榮」，他祇有破產，把市場轉送給福特的汽車。汽車大王有耐性，能够等待。祇有被廠方逐出的工人的餓火是無法忍耐的，不少失業者沒有等到「繁榮」已不能活下去了。

汽車是太多了。糧食又何嘗不如此，祇是多的糧食不能救濟空的肚子，而是填塞空的荷包的。其他如肉類、牛奶、咖啡、皮鞋等貨物也貨如山積。所缺乏者祇有一樣——支付能力。從經濟學上的成語譯成普通俗話：想買，但沒有錢。商品堆積無數，而基本購買大眾則缺乏能力；缺乏能力是因為工資太低，或根本失業；而失業又因為商品過多，超過了支付能力。在商品「富裕」之下，留下一個循環的死結，絕路，貧乏和飢餓。

事實上，糧食「大王」不會蝕本賣出自己的貨物。把部份糧食腐爛，或燒毀掉，或餵飼牲畜以維持高價，還更為有利。頂好的小麥任它霉爛，以後拿來飼養母牛、豬和羊。霉爛的小麥人是願吃的，不妨廉價出售，如此一來，一般糧價可不致降低。但畜牲交了黃金運，人類反到了黑暗的末日。

在這瘋狂的世界上，豐收引來飢餓，技術進步引來貧乏，物品富裕引來毀滅。丹麥和荷蘭是牛奶與肉類的王國，在那裏把好的牛奶製成肥田粉，當作小麥的肥料。在美國、小麥傾倒在機關車的鍋爐裏生火，千萬包棉花和咖啡被燒掉或拋到海洋中去。對付牛奶更不用費心，簡單把它傾注在河裏。處理食糖的方法是將過剩的煤油滲入其中，一舉二得，兩種過剩的貨物同時都毀掉了。

不僅在神話中有以麵粉爲堤牛奶爲河的故事。當危機爆發時，美國就有不少以食糖爲堤牛奶爲河的事實。而且在白色河畔坐着憔悴的母親和飢餓的孩子，他們早已忘記了牛奶的滋味。

危機代替了「繁榮」，以從來未有的恐怖性和破壞性震動了整個世界。英、美、德、法等國的銀行陸續宣佈破產，擁有千萬億美元、英鎊、馬克、法郎的無數股份公司也倒閉了。千萬座工廠也一個連一個地跟着關門，無數的工人只因爲生產商品「太多」了，而得到了悲苦命運的報酬。

這樣一年，二年，三年的過去。失業人數不斷地增加，除印度和中國外，已經有五千萬人了。連同他們的家屬一萬五千萬人都走上了慢性的悲慘的死亡線上去。當工廠的機器半數以上停工的時候，大半工人想得到工資，那只是妄想。

最後，社會上發生了偵查，毒打，追捕重要人犯的事情。總而言之，一切都是機器之罪。它們順從人類的意志，始終視爲良善的奴隸，但在實際上，它們是吮血的怪物。「機器依照固有的規律，開始成長和繁殖。人性只是經常關懷着自己的生活，一覺醒來，發覺自己已被困在危險的新的野獸羣中，並統治着他們。」

美國的經濟學家斯托奧爾特·契依司說：「仔細看來，所有發明家都好像危險的瘋子，需要適當的監督和看護。」這更足以補充上面卓越的意見。德人皮赫赤里爾附和在契依司之後，宣佈了新的道德：「技術的無窮發展即文化的無比污辱。」一個法國人卡依奧更要求着：「把吃人的機器加上鎖鍊，絞死科學。」

原因簡單而明白：機器是主要的敵人，因爲它增加了千百倍的勞動生產力並造成了毀滅性的「富

裕」。根據他們的意見，失業羣衆的痛苦根源不是保障福特們利益的社會制度，而是技術進步應戶其咎。他們發現了危機的祕密之後，共同開了一個治療的單方：把機器戴上口套，進步的技術穿上瘋人衣！進步主義加以拘捕，發明家送入瘋人院！

一切都是機器之罪？破產的農戶可能沒有讀過「經濟學家」的深奧文章，可是不用他們的勸告，他們還是願意犧牲自己的機器。因為拖拉機需用汽油，購買汽油須付錢，農戶就是沒有錢。他有的是穀類，他有很多燕麥，可惜沒有人去買，但是餵馬確是好飼料。把花費很多的拖拉機賣掉，買馬回來代替它，豈不是更好些。過去，拖拉機淘汰了馬，現在恰恰相反：時代在向後退。

此外，拖拉機也是不易脫手的。現在什麼東西都想出售，而願主一天一天地減少了。當糧食多得無處可放，誰還需要拖拉機？當千萬紗錠被破壞，為什麼還去種棉花？在這混沌的世界上，一切都擾亂了。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忠告地說：「回到良善的古老時代去，生活比較容易和簡單。」但是，沒有他們的苦口婆心，世界依然向後倒退的。維持停工的工廠和船隻，未免代價過高。把它們折成廢鐵出售，當更合算。在危機的年代，廠主們折毀了數十座鎔鐵爐和馬丁爐，把百數的船隻和無數的紗錠變成廢料，破壞了千百架機器。工廠關閉着，或開工僅佔原生產力的一半和三分之一。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上，時代是向後倒退的：到了一九三二年，生產水準倒退了三年至五年，相等於十九世紀的末期。

責於戰爭

危機繼續地拖延下去，資產階級的「學者們」迂腐地從容地研究着未來可能的結果；三年之間停工的機器生了鏽，三年之間有勞動能力者因失業而死亡；假使一切如舊，與危機前一樣，這將對經濟發生多大的作用？美國人估計，僅美國在三年之中所受的損失不下三千億美元。英國的經濟學家卡里·愛德蒙特在一九三三年寫稱：「現在失業人數超過了世界大戰時持槍的士兵，並自一九二九年來在財政上所蒙受的損失高於戰費的開支。」

實際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廿餘國的全部損失，其總額約值八百億美元。危機使美國一國遭受的損失，高出此數四倍。

但是，危機與戰爭真可相提並論嗎？戰爭要求流血的犧牲。四年零四個月的大戰中死了一千萬人。每一年的戰爭要活吞下二百卅萬人的生命。危機又如何？它不讓於戰爭。關於這一層，可看一九三五年「紐約時報」的短評。

「根據統計材料證明，全世界在一九三四年因飢餓而死亡者有二百四十萬人。因窮困而自殺者近一百廿萬人。同在一年，有大量的商品因無銷路而被損毀。共計被損毀者有：穀物一百萬輛車廂，咖啡廿六萬七千輛車廂，白糖廿五萬八千噸，食米二萬六千噸，肉類二萬五千噸。」

一九三四年的危機已經好轉，但一面「沒有銷路」的商品太多，一面竟有因飢餓和窮困而死亡的可怕統計。在以前三年之間，死者人數更無法計算。甚至那些「機器有罪的原告人」也不得不承認「

資本主義要求人類的犧牲太慘重了。」而危機又是統治資本主義經濟的混亂狀態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幻想着：難道不能預防此種不幸嗎？難道不能用機械化方式管理經濟，使商品「經常有銷路」嗎？難道不能對自由生產加以控制，代之以理智的計劃？學習蘇聯雖然不是罪過，可是他們始終不願以蘇聯為榜樣；正因為在本質上，「蘇聯取消了資本主義，雖還沒有取消資本。但資本屬於社會不屬於個人，所不同者僅此而已。」——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蘇烏蘭曾在一九三二年寫過這樣幾句話。他懂得資本是生產的工具，但他還不了解它的主要祕密，誰佔有這些生產工具，是全體社會還是個別的資本家；因為只有歸社會所有的時候，才能實施計劃。

美國總統羅斯福主張調整工業生產，於一九三四年寫稱：「我們不能允許我們的經濟生活依賴着少數人，而他們的利益與整個民族利益是不相配合的。他們以貸款的方式獲取利潤。」他所指者是銀行家，但也影射到福特們身上。福特回答說：「我們是事業家，不希望政府有任何的保護。」結果是福特勝利了。

羅斯福完全弄錯了，他以爲可以限制銀行家和福特們的貪婪胃口。難道汽車大王在全民福利的名義下同意抑止自己的利潤追求嗎？因爲，如果他不獲取最大的利潤，無異忍受損失。銀行家，廠主們是一個國家的眞主人，倘若與他們的利益背道而馳，從不會允許政府去干預他們的事務的。同時，他們之間的利益又是經常衝突的。在這樣的競爭王國裏，彼此在互相反對，還有什麼計劃可言？

在這個豺狼的世界上，危機是不能避免的，它猶如慢性疾病的發作，愈來愈快，每次時間愈久，破壞性也愈烈。祇有在毀滅「沒有銷路」的商品和準備新戰爭的工作上，他們才能推行「計劃化。」

當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全部經濟陷入深坑時，危機的觸角還沒有碰到軍事工業，它正不斷地登上高峯。

在福特的工廠中施行着標準化的計劃，這爲他本人利益非如此不可的。爲出售而生產，爲賺錢而出售。整個國民經濟對於福特是毫不相干的。在那裏統治着混亂，無政府狀態，那裏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計劃，因爲社會沒有能力取消福特們的算盤。

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社會是一切企業的全權主人。只有我們的國民經濟能依照統一的計劃和統一的意志向前發展，這不僅可能，而且必需。這些你現在當可相信。

談普通東西

似乎很容易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誰製成普通的花布襯衫？首先由紡紗女工把棉花纖維紡成棉紗，以後織布工人把棉紗織成花布，再由裁縫工人將花布縫成襯衫。一共似乎只有三個人的工作。但是紡紗女工和織布工人不是赤手做的，而是在機器上，裁縫工人必需縫紉機，即最低限度也要用縫針。

製造紡織機，縫紉機，縫針必需鋼鐵，而鋼鐵是由煤炭把鐵砂煉成的。千萬工人在地下煤場，鐵礦，冶金工廠和機器製造廠中工作着。他們在那裏生產紡紗機，織布機和縫紉機。換言之，我們的襯衣含有煤礦工人，冶金工人，機器製造工人的勞動成份。但是，這些還沒有完全。

襯衫的自傳是從棉花纖維開始寫起，但棉花不會自天而降。蘇聯棉花倉庫是在烏茲別克，土克曼，達吉克等共和國的酷熱地帶。棉花的種植需要很多的勞動和心血，當收穫之後，還要去掉棉子清

出絲形的纖維。

二十個人花一個整月的時間，不一定能清除一公頃所收穫的棉子，而我們種植了廿萬公頃的棉花。這項清子工作，如果把老人和幼童剔除，需動員蘇聯全體國民三分之一去做。事實上，生棉是在除子機上清除棉子的。每一部機器的生產力大於手工幾及一萬倍，而每一工人能管理二—三部。但是，製造這些機器首先應有金屬和煤炭。

之後，生棉除了子，打捆成包，運往工廠。棉花運往工廠須經過鐵路。由棉紗織成的花布和由縫織工廠製成的襯衫也同樣需要火車或汽車的轉運，始能達到我們的身邊。

製造鐵軌、火車、汽車必須大量的金屬，機關車要燒着很多的煤，卡車沒有由石油煉出的汽油，更不會向前移動一步。因此，我們的襯衫不僅含有煤礦工人和冶金工人的勞動成份，而且含有棉農、石油工人，鐵路建築員工以及機器製造工人的心血，他們乃是除子機、機關車、汽車的創造者。

糧食是我們利用拖拉機、複用機、刈禾機，打穀機、播種機和篩穀機由土地上收穫來的。所有一切農具，甚至於農村所用的最簡單的工具——犁、鐮刀，無一非鋼製成，鋼由生鐵煉成，生鐵又是由鐵砂冶煉而成。

任何一件東西都是許多企業中的千萬工人的集體勞動，彼此脫離都不能存在。全世界，生產是有社會性的。但在福特們的王國裏，生產工具和勞動果實是屬於私人財主的，每一個人管理着自己的經濟，祇關心着私人的利益。由此，我們知道，混亂，無秩序以及隨危機而俱來的恐怖後果是無法逃避的。

祇有在蘇聯，生產工具和國家的一切財富是全體人民的財產。我們經濟不順從私人意志和利益，而是按照統一的主人——全體國民——的意志和計劃發展的，並維護其利益以提高全蘇聯勞動人民的福利。他們的需要增加，生產也跟着增加。因此，我們既沒有危機，也不會有失業。

我們的土地生長着豐富的糧食，而在地下藏着無窮盡的煤、石油、鐵等財富。爲了開發這些財富，爲了建設新工廠，我們毋須請求主人張三李四的答應，或向他們購買土地。我們的土地和地下寶藏屬於全體人民。何處符合人民的利益，蘇聯的煤場、礦山、工廠就建設在何處。我們沒有一廠會與其他的工廠發生競爭；因爲它們全體只有一個主人——蘇聯人民。我們蘇維埃社會是如此建立的，這就是它的偉大優點。

但是，複雜又在什麼地方？假使我們挖煤很多，而鐵砂很少，則不能取得足夠的金屬和機器。假使建立了許多紡織工廠，而棉花供應不足，則工廠將停工，我們仍不能有足夠的花布和襯衫。在鐘錶的機件上，每個齒輪都彼此緊扣着。在國民經濟中，每個礦場、工廠、發電站也同樣有無數根線彼此聯繫着。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機構中不會有一個齒輪妨害其他的齒輪，它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計劃。

編製計劃必須解決許多問題。某一州或某一共和國有煤，但沒有鐵礦，而其他區內——產鐵甚多，但又沒有煤。運煤到產鐵區，還是運鐵到產煤區，何去何從？把糧食供應給產棉區，還是發展當地的穀物經濟，孰爲有利？什麼地方和什麼工廠應該首先建設？利用那一部份的國民收入以謀進一步地發展國家經濟和文化，俾能加快地走上共產主義？

計劃必須以最高的智慧綜合整個國家與個別共和國以及各區的利益。烏克蘭的煤場工人和冶金工人不會與烏拉爾的發生競爭，烏茲別克的棉農不會與土克曼的發生競爭，亞塞爾拜然的石油工人不會與巴什基爾的發生競爭。我國全體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所有蘇聯各共和國都是兄弟之邦，彼此密切合作與互助。我們的蘇維埃國家是如此建立的，這就是它的偉大優點。

每一共和國，每一區都把自己的財富分給他區，再取他人之長以補己之不足。國家計劃將全國所有生產部門結成一個共同的整體，並實施統一的目標：我們的一般經濟必須不斷向前發展，年年富裕起來，以滿足我們的全部需要。

正如莫洛托夫同志所說：經濟計劃「在全體國民經濟中給了我們一個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目標」。我們的目標——建設共產主義。但是，我們生活在其他國家之間。其中多數國家的執政者是銀行家和福特們，顯然，他們對我們是不會懷有好感的。無所謂願意或不願意，我們必須保持乾燥的火藥，準備應付非常事變，以保衛自己的和平建設。我們必須建設如此的經濟，一切都能「自給自足」。如此，我們計劃的主要任務之一——加強蘇維埃國家的獨立和軍事力量。

我們從不會忘記了在愛國戰爭中的嚴酷的和光榮的年代。英勇的蘇聯國民付出了無比的犧牲代價，戰勝了最強暴最危險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爲了爭取勝利，除空前英勇外，我們必須要有，而且要充份地有這些基本的「普通東西」，如金屬、燃料、棉花和糧食。

戰爭證明，我們順利地執行了這些任務。依照斯大林五年計劃，我們年年都在增加「普通東西」。

與革命前相比較，我們的金屬產量開始大過二倍，以後三倍，四倍，達到四倍半；而煤的產量竟大過五倍半。石油和棉花的產額增加到三倍半。在戰爭開始時，我們的糧食也增多了不少。

在上面，我們還未完全述出實際上的偉大勝利。我們回顧了不久的過去，祇估計了幾種對國家有特殊功績的東西。